

唐陸宣公翰苑集

一
五
冊

唐陸宣公翰苑集卷第二十

汪肇龍稚川

程瑤田易田

山右張佩芳蓀圃注釋

新安

汪梧鳳在湘

參訂

方矩晞原

涇陽柏森子餘校刊

中書奏議三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前日顧少連奉諭密旨每於延英對卿

通鑑音注唐自德宗以後羣臣

乞對延英率於延英門請對會要曰元和十五年詔於西上閣門西廊內開便門以通宰臣自閣中赴延英路宋申錫之得罪也詔諸宰相自中書入對延英緣有諸人言不得盡中閒卿所

奏去冬薦人實緣對趙憬執論所以有言相拒亦不是

阻卿之意若有要便事但依前者意旨自手疏密封進

來卿又頻與苗粲進官朕未放過恐卿未知朕意此人

卽苗晉卿之子晉卿往年攝政

通鑑本注寶應開連有國憂晉卿攝冢宰曾

有不臣之言又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

唐書苗晉卿傳晉卿十子發丕

堅粲垂何昌稷望咸通鑑本注晉卿十子發丕堅垂與帝王同名

意甚不善緣非諸子

之過不欲明行斥逐終是不合令在朝廷卿宜密知此

意苗粲兄弟並改與在外閒僻處官仍不得令近兵馬者猥蒙天慈屢降深旨慰眷稠疊誨諭周詳骨肉之恩無以加此士感知己尙合捐軀臣雖孱微能不激勵至於彌綸庶績督課羣官始終不渝夙夜匪懈是皆常分曷足酬恩自揣凡庸之才又無奇崛之効惟當輸罄忠節匡補聖猷衆人之所難言臣必無隱常情之所易溺臣必不同問然貞心持以上報此愚夫一志而不易者也惟明主矜亮而保容之頃以去冬薦人頻於街衢披訴既是准制許集理合量才授官進擬再三未蒙允許

伏慮事轉淹滯所以因對奏陳惜於忖量推理輒發以

趙憬與臣並命俱掌樞衡參奉謀猷事當無閒不知避

忌輕瀆宸嚴陛下特宥憇愚曲加獎導寵遇踰等恩私

倍常顧惟何人叨幸若此

說文叨貪也後漢盧植傳橫叨天功以爲己力

偶有

所見敢不盡言是彰無隱之誠以申上報之分臣聞王

者之道坦然著明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平平蕩蕩無側

無偏所謂三無私者如天之無私覆也如地之無私載

也如日月之無私照也其或有過如日月之有蝕焉過

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日月不疾於蔽虧人君不

吝於過失虧而能復無損於明過而能改不累於德昨

者臣所奏事惟有趙憬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

是於心膂之內尙有形迹之拘

通鑑音注膂力舉翻字林膂脊骨也人之一身

思慮之所以運者心腰背之所以強者膂故以爲喻

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

私之德且傷不吝之名

書改過不吝

夫元首股肱義實同體

諮詢獻納一日萬幾宣之使言猶未盡意言若有阻意

何由通啟沃旣難機務斯壅雖荷綢繆之顧實增曠廢

之憂仰希聖聰更賜裁處苗粲少以門子

左傳鄭六卿及大夫門子

皆從鄭伯

注門子卿之適子將代父當門者也風俗通周禮卿大夫之子名曰門子

早登朝班歷

拾遺補闕起居員外郎中前後二十餘年溫恭有加恪

慎無怠端敏足以守職文學足以飾身詳其器能堪處

近侍陛下以粲先父常有過言名子之方又乖義類不

忍明加斥黜但令改授外官伏以理國化人在於獎一

善使天下之爲善者勸罰一惡使天下之爲惡者懲淮南

子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因民之所惡而禁是以爵

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禮記爵人於朝與眾共之刑人

法也周則天子特假祖廟而拜授之刑人於市亦殷惟

法謂貴賤皆刑於市周則有爵者刑於甸師氏也恐眾之不覩事之不彰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

疑議受賞安之無忤色當刑居之無怨言此聖王所以
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者也獎而不言其善斯謂曲貸
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

後漢龐參傳孤立羣邪
之間自處中傷之地

曲貸

則授受不明而恩倖之門啟中傷則枉直莫辨而讒閒
之道行此柄一虧爲害滋大凡是譖愬之輩多非信實
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辨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
云事體有妨須爲隱忍或云惡跡未露宜假他事爲名
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於情理意實苞
於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爲甚伏惟聖鑒之下必無浸潤

之流然于稱毀之言不可不辨賞罰之典不可不明陛下若以晉卿跡實姦邪粲等法應坐累則當公議典憲豈令陰受播遷陛下若察晉卿見誣又知粲等非罪則合隨才獎用不宜降意猜防今忽不示端由但加斥逐謂之掄才則失序謂之刑罰則無名徒使粲等受錮於聖朝晉卿銜憤於幽壤以臣蔽滯未見其宜夫聽訟辨讒貴於明恕明者在驗之以跡恕者在求之以情跡可責而情可矜聖王懼疑似之陷非辜不之責也情可責而跡可宥聖王懼逆詐之亂無罪不之責也惟情見跡

具詞服理窮者然後加刑罰焉是以下無冤人上無謬

聽苛慝不作

左傳苛慝不作盜賊隱伏

教化以興晉卿起自文儒致

位台輔能以謙柔自處故為三朝所推

唐書苗晉卿傳晉卿再秉政出

入七年小心謹畏不甚斥是非得失故能安保寵名當

然練達事體百官簿最一省無遺議者比漢胡廣

諒闇之辰

禮記喪服四制高宗諒闇三年不言鄭注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鵲之鵲闇謂廬

也儀禮翦屏杜相所謂梁闇是也書

攝冢宰之任

唐書苗晉

云王宅憂亮陰言居喪於梁闇也攝冢宰固讓之曰大行

卿傳元宗崩肅宗疾甚召晉卿攝冢宰固讓之曰大行

遺詔皇帝三日聽政稽祖宗故事則無冢宰之文奉遺

詔則宜聽朝惟陛下順變以幸萬國帝不聽後數日代

宗立復詔攝冢宰固辭乃免通鑑音注唐中世以來天子崩置攝冢宰倣古者百官總已聽是將備禮豈足擅

權安肯露不臣之言招覆族之釁雖甚狂險猶應不爲
矧伊老臣寧忍及此假有忍人之意其如言發禍隨求
之以情旣無端驗之以跡又無兆宜蒙昭恕理在不疑
又自陛下御極以來粲及兄丕皆歷清近若以舊事爲
累豈復含容至今恐有無良之徒憎嫉丕粲兄弟構成

誹語務欲挫傷大抵任重勢疑易生嫌謗以周公之聖

不免流言

書疏孔穎達曰流言者宣布其言使人聞知若水流然流卽放也

霍光之忠

不免告訐向非成王覺悟昭帝保明

前漢霍光傳蓋主上官桀安及桑宏

羊與燕王且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趨太官先置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畱二

十年不降還乃爲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敞亡功爲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伺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桑宏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敢入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則二主之德美年十四尙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

不傳二臣之冤誣莫辨陛下追懷往事得失豈不相遠哉後之視今固亦如此凡所舉措安可不詳伏願稍畱睿思特加省察斯實羣臣庶免於戾豈惟苗氏一族存歿幸賴而已乎少連又向臣說云聖旨察臣孤貞猶謂

清慎太過都絕諸道饋遺卻恐事情不通如不能納諸

財物至如鞭靴之類

釋名韉本胡服趙武靈王所作靴與韉同

受亦無妨者

伏以貨賄之利耳目之娛人閒常情孰不貪悅況臣性

實凡鄙寧忘顧私家本窶貧安能無欲所以深自刻慎

勉修廉隅者蓋由負戴厚恩尸竊大任既不克導揚風

教致俗清淳又未能減息征徭濟人窮困若無恥懼更

啟賄門是忘憂國之誠仍速焚身之禍

左傳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注

焚斃也服云焚讀爲債債僵也

由是苟行特操杜絕交私誠知無補大

猷所冀免貽深累陛下責臣以清慎太過斯爲聖明陛

下慮事之不通有乖理道或恐貪恠之輩

離騷眾皆競進以貪婪注

愛財曰貪愛食曰婪婪與恠通左傳貪婪無厭注方言殺人而取其財曰婪

務逞無厭之求

巧陳異端惑亂聖聽稽諸事實則甚不然夫以胥吏末

流苞苴微賂

曲禮凡以弓劍苞苴簞筥問人者注問猶遺也苞苴裹魚肉或以葦或以茅疏苞者

以草苞裹苴者以草藉器貯物孔叢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詩箋以木實相遺者必苞苴之苟或

違道且猶知慚況乎公卿大臣之間方岳連帥之任豈

資納賄然後致誠若因財利交歡是以姑息爲事既乖

直道必有過求遂之則法度浸隳阻之則觖望彌甚爲

害如此國何賴焉高祖太宗著法垂制監臨受賄盈尺

有刑

通典諸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一正

加一等三十正加役流無祿者各減一等枉法二十正

絞不枉法者四十正加役流諸監臨之官受所監臨財

物者一尺笞四十一正加一等四正徒一年八正加一

等五十正流二千里與者減五等罪止杖一百乞取者

加一等強乞取陛下每發德音敷宥下土大辟之屬皆

者准枉法論蒙滌除惟於犯賊往往不赦

顧炎武日知錄漢時賊罪被劾或死獄中或道自死

唐時賊罪多於朝堂決殺其特宥者乃長流嶺南睿宗太極元年四月制官典主司枉法贓一匹已上並先決

一百而改元及南郊赦之每日大辟罪已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繫囚見徒罪無輕重咸赦除之官典犯贓不在此限豈不以貪饕爲弊殘蠹最深至於士吏之微

尙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

通鑑本注風化之首謂宰相者風化

之所凡上之所爲以導下也上所不爲以檢下也上所

不爲而下或爲之然後可以設峻防寘明辟若上爲之

而下亦爲之固其理也又可禁乎今吏有受監臨之賄

者則以爲罪不容朝廷之制四方所監臨也而宰司

公受其賄是亦無恥而不恕者歟孔子曰大臣不可不

敬也是人之表也禮緇邇臣不可不慎也是人之道也

表傾則影曲道僻則行邪若大臣邇臣可以受財則庶

長案寮孰爲不可朝廷取之於方鎮方鎮復取之於州

州取之於縣縣取之於鄉鄉將安取哉是皆出於疲人

之肝腦筋髓耳自大盜猾夏耗斲生人天下常屯百萬
之師坐受衣食農夫蠶婦凍而織餒而耕殫力忍死以

供十倍之賦日日引頸望覩昇平之化

兔園冊注堯時三年耕餘一年

之食謂之昇平九年耕餘三年之食謂之登平二十年耕餘七年之食謂之太平

惠恤之恩凡

四十九年矣薦屬多故有加無瘳持利權食厚祿者當憂

隱忸怩憫愧黎庶而又交通私賄扇起貪風是令已困

之毗重遭過分之擾陛下尚以爲鞭靴之類受亦無妨

若使天下納賂惟有二三宰臣四方誅求止於鞭靴細

物行之不足以傷化絕之不足以利人則臣固已微抑

私心將順睿旨矣若使國家致理必資饋遺通情辭之
足以失天下之心受之足以濟天下之務則臣固亦不
避汚行助我聖功矣臣所以未敢奉詔冒昧塵煩者審
知此道不唯無益必有甚損故也亦冀陛下詳察其理

普澄其源宏清淨無欲之風守慈儉不貪之寶

左傳子罕曰我

以不貪
爲寶

是將感人心而天下服何有事情不通之患乎

夫貨賄上行則賞罰之柄失貪求下布則廉恥之道衰
何者善惡不分功過無辨以貨賄之多少爲課績之重
輕守道闕供或時致怨招累求得當欲可以釋罪賈榮

忍行刻剝者見謂公忠巧飾玩好者或稱才智此謂賞
罰之柄失也上好利則下思聚斂上求賄則下肆侵蝕
不懷愧心但逞私欲遞相企效習以成風閭閻日殘紀
綱日壞不可以禮義勸不可以刑罰懲此又廉恥之道
衰也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其弊斯亂利於小
者必害於大易於始者必悔於終賄道一開展轉滋甚
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帛不已必
及車輿車輿不已必及金璧日見可欲何能自窒於心

老子道德經不見
可欲使心不亂

已與交私固難中絕其意

通鑑本注
謂既受其

私饋則難以
絕其私謁

是以涓流不止谿壑成災

後漢周紆傳涓流雖寡浸成江

河毫末既差邱山聚斲

莊子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毫末之爲邱山也則差數觀矣

自昔國家敗亡多矣何常有以約失之者乎臣竊料郡府之不願行賄於朝廷猶鄉閭之不願輸貨於郡府也但以行之者有利不行者有虞故爲安身保位之謀不得不行耳夫豈樂而行之哉假如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受其三而卻其一有所受有所卻二端相反則遇卻者或有意疑乎見拒而不通焉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俱辭而不受則咸知不受者乃朝廷之常理耳適所以

服其心而誘其善復何嫌阻之有乎陛下若謂問遺可

以通物情絜矩不得敦理化則自建中以來股肱耳目

之間蓋常有交利行私者矣乃其所也陛下何尤焉陛

下嗣位之初躬行節儉郡國無來獻朝廷無私求行李

無黷貨之人左傳行李之往來杜注行李使人孔疏引周語行理以節逆之賈逵云理吏也小行

人也孔晁注國語邇臣無受賂之事通鑑代宗優寵宦官奉使四方者不

禁其求取嘗遣中使賜妃族還問所得頗少代宗不悅

以爲輕我命妃懼遠以私物償之由是中使公求賂遺

無所忌憚宰相嘗賂錢於閣中每賜一物宣一旨無徒
還者出使所歷州縣移文取貨與賦稅同皆重載而歸
上素知其弊遣中使邵光超賜李希烈旌節希烈贈之
僕馬及縑七百匹黃茗二百斤上聞之怒杖光超六十

而流之於是中使之未歸者皆潛棄所得於山谷雖與之莫敢受四方風動幾致清平

兩都賦序臣竊見海內清平朝廷無事旋以刑峻賦繁兵連禍結理功中

否至化未凝洎大憝殲夷皇運興復征伐之役頗息於

前時清約之風亦虧於往日通鑑貞元四年二月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

長安李泌悉輸之大盈庫然上猶數有宣索仍勅諸道

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又初上以奉天窘

乏故還宮以來尤專意聚斂藩鎮多以進奉市恩皆云

稅外方圓亦云用度羨餘其實或割畱常賦或增斂百

姓或減刻利祿或販鬻蔬果此則雖革一弊亦喪一美

焉曩興師徒人困暴賦今罷征伐人困私求是乃殘瘁

之餘永無蘇息之望使萬方黎獻當陛下休明之代不

登富壽

家語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

不洽雍熙追懷前修實用

心熱而議者反以納賄通情之理以惑陛下斯不亦誣

上行私之甚者乎夫天下公器也王綱大權也執大權

者不任其小數守公器者不徇於私情任小數而御大

權則忿戾之禍起徇私情以持公器則姦亂之釁生故

春秋傳曰在上位者洗濯其心以待之而後可以理人

左傳在上位者洗濯其心一以待之軌度其心可明徵也而乃可以治人

言私曲之不可以

蒞眾庶也又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

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

而不敢易紀律

左傳桓二年
臧哀伯語

言賄利之不可以化百官

也又曰長國家者非無賄之難無令名之難諸侯之賄

聚於公室則諸侯貳

左傳襄二十四年子
產語杜注貳離也

言貪欲之不

可以懷諸侯也古之懷諸侯者蓋有其道矣唯不務賄

然後得之故禮記云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其一曰理

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是知懷

撫之道貴德賤財於往也則厚其贈送之資於來也則

薄其贄幣之禮訓人以尊讓示人以不貪始於朝廷行

於郡國廉恥之風漸廣侵漁之害不萌里閭獲安郡國

斯又郡國既又朝廷益尊所謂化自上流理由下濟近者悅服而遠者歸懷是皆無賄之致也及夫王綱浸壞德化陵夷然後滅公議而徇私情盛誅求而崇饋獻故禮記曰天子微諸侯僭於是相覲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

禮郊特牲

是知傷風害禮莫甚於私暴物殘人

莫大於賂利於絕私去賄者莫先於君主務於愛人助理者莫切於輔臣然則君主輔臣之間固不可以語及於私賄矣况又躬行乎臣以受恩特深志欲巨細裨補苟懷疑慮不敢因循亦賴遭逢聖明庶得竭盡愚直所

以每事獻替不以犯忤爲虞意懇詞繁伏用慚悚謹奏

議汴州逐劉士寧事狀

唐書劉元佐傳士寧忍暴嘗手殺人杯案閒又強悉

父諸妾逼吏民妻女亂之或羸而觀每畋獵數日乃還其下厭苦不服大將李萬榮者故與元佐同里相善寬厚得士心士寧忌之奪其兵使攝州事嘗引眾二萬畋城南未還萬榮晨入府召所畋親兵告曰天子有詔召大夫俾我代節度人賜錢三萬士皆拜於是分兵閉諸門使告士寧曰詔書召大夫宜速去不然事急且傳首以獻士寧知眾不與將五百騎出奔次中牟亡者已半至東都惟僮妾數十人從之既至京師詔就第禁出入

右希顏奉宣聖旨適得李萬榮奏劉士寧因出遊獵三軍將士遂閉城門不放入發遣令赴朝廷萬榮安撫軍

州今已寧帖卿等宜知悉者伏以劉士寧昏荒暴慢惡貫久盈聖情愛人久爲含忍親離眾叛自取奔亡不勞師徒克靖方鎮恭承宣諭欣賀實深然梁宋之間地當要害鎮壓齊魯控引江淮得其人則安則強失其人則危則弱今士寧見逐雖是眾情萬榮總軍且非朝旨此亦安危強弱之機也陛下審之慎之或恐奏事之人苟私所奉之將妄陳體勢輒欲徼求承前授任失宜多爲此輩所誤假使心無詐罔其如識乏經通與之籌量鮮不撓敗今軍州既定足得安詳望且選一朝臣馳往宣

勞更淹旬日徐察事情見情而後圖之則冀免有差失
候至來日續更面陳謹先狀以聞謹奏

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萬榮安撫有功聞亦忠義甚得眾心
若更淹遲卻恐事不穩便今商量除一親王充節度使

通鑑音注唐制有節度大使副大使節度使其親王領

節度大使而不出閣則在鎮知節度者為副大使其異

姓為節度使者有節度副使至後唐開成二年七月勅

頃因本朝親王遙領方鎮其在鎮者遂云副大使知節

度事但年代已深相沿未改今天下侯伯且令萬榮知

並正節旄其未落副大使者只充節度使

留後

文獻通考唐中世以後節度其節度制便從內出

使往往自擇將吏號為留後

續通典唐故事白麻皆內庭代言命輔臣除節將恤災
患討不庭則用之宰臣於正衙受付若命相之書則通
事舍人承旨皆宣讀訖始下有司翰林志凡赦書德音
立后建儲行大誅討拜免三公宰相命將目並使白麻
紙不使印雙日起草候閣門鑰入而後進呈至隻日百
寮並班於宣政殿樞密使引按自東上閣門出若拜免
宰相即便付通事舍人餘付中書門下並通事舍人宣
示若機務急速亦雙日甚速者雖休假亦追班宣示謹
按唐除受制書皆出於中書皆宣署申覆然後萬榮須
行此云從內出者從內庭出不經中書宣覆也

與改官卿等即商量進來者臣性極懦頑藝識空乏辱

當獎任待罪宰司事關安危不敢容默雖服戎角力諒

匪克堪而經武伐謀左傳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

次伐交其次伐整軍而經武乎孫子上兵伐謀其或有有所見夫制置之安危由勢付授之
兵其下攻城

濟否由材勢如器焉惟在所置置之險地則覆置之夷

地則平

前漢賈誼傳夫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

材如負焉唯在所

授授踰其力則踣授當其力則行故負重者不可以微劣勝器大者不可以輕易處有巨力而加重負猶懼蹶跌之不虞擇安地而真大器尙慮傾覆之難備焉有委

非所任置非所安而望其不顛不危固亦難矣劉士寧

窮凶極暴眾所不容李萬榮因人之心閉城拒逐爲國

除害亦有可嘉誠宜星夜上聞請擇節將今所陳奏頗

涉張皇但露徵求之情殊無退遜之禮據茲鄙躁殊異

純良又聞本是滑人

通鑑本注劉元佐滑州匡城人萬榮與同里相善

偏厚嘗

州將士

通鑑本注當州猶言本州謂滑州也

與之相得纔止三千諸營之

兵已甚懷怨據此頗僻

通鑑本注頗偏也

亦非將才且邀君而

力取其位不忠逐帥而謀代其權不義犯此二者而加之非材得志驕盈不悖則敗悖謂犯上敗謂僨軍俱爲厲階莫見其可今雖遽加寵命務饜貪求曲示保持冀消凶慝然其所行不遜所得無名縱之則反側而益疑奪之則缺望而肆惡夫善始而克終者猶寡況始於不善而求能以義自全者乎又緣嘗自蓄謀以危主將及

居人上恆恐見圖必於部校之間多有疑阻之釁

通鑑音注

校猶部隊也立軍之法一人曰獨二人曰比三人曰參比參曰伍五人爲列列有頭二列爲六十人有長立六子五六爲隊五十人有頭二隊爲官官百人立長二官爲曲曲二百人立侯二曲爲部部四百人立司馬二部爲校八百人立尉二校爲裨裨將千六百人立上下猜貳將軍二裨將軍三千二百人有將軍副將軍

何能久安縱未干紀亂常亦必喪師蹙境所以承前方鎮之任選建才德而不副所委者則有矣其不由才德而授終能殿邦固節者未之有也是猶置器欲安而不擇可安之勢負重欲濟而不量可濟之才處非所宜不敗何待陛下若謂臣說體迂闊有異軍機引喻乖疎不

同事實臣請旨陳汴宋一管近代成敗之跡皆陛下之

所經見者以爲殷鑒惟陛下覽而察之往者田神功

質實田神功

作鎮河南

謹按此河南總言河南道一統志河南古豫州地漢制豫州刺史察

穎川河南等郡而不常所治唐開元中置都畿河南河

北三道採訪處置使而都畿道治東都河南道治陳留

河北道

領汴宋徐泗兗鄆曹濮八州之地

唐書方鎮表寶應元年復

置河南節度使治汴州領州八汴宋曹徐潁兗鄆濮大

曆四年河南節度增領泗州以潁州隸澤潞節度文獻

通考徐州春秋爲宋地後屬楚謂之西楚後魏置徐州

通鑑音注泗州晉宋宿豫之地後魏置南徐州周大象

二年改泗州兗周隨之魯郡禹貢之兗州東南據濟西

北距河封域廣矣至唐始專以魯郡爲兗州曹州漢濟

陰國後魏置西兗州後周改曹州取古國名也濮州漢

東郡甄城縣地後魏置濮陽郡隋爲濮州汴宋注見制

詔入卷鄆注
見制詔七卷

兵食兼足職貢備修左肅青齊右弭滑魏

南控淮淝北輔滎瀍

禹貢疏瀍水出河南穀城縣潛亭北今河南府河南縣西北有古穀

城其北山實瀍水所出至偃師縣入洛

殷如長城不震不聳此由制置得

可安之地付授得可濟之才其爲利宜斯謂大矣及神

功入覲邁厲不還

唐書田神功傳神功既寢疾八年自力入朝卒代宗爲撤樂贈司徒詔其

弟曹州刺史神功

先皇帝示眷悼之優崇貪因循之便易

知神玉才不勝任排眾議而竟授之既而維御無方經

略失制權歸豪將勢散列城禍機一興內叛外破

通鑑

都虞候李靈曜殺兵馬使孟鑒北田承嗣爲援詔以靈曜爲濮州刺史不受遂以爲汴宋畱後靈曜益驕恣悉

以其黨爲管內八州刺史縣令欲效河北諸鎮詔淮西李忠臣永平李勉河陽三城馬燧討之委三軍

於暴帥陷五郡於匪人

通鑑李正己先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之地及李靈

曜之亂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爲已有又得徐兗鄆曹濮五州因從治軍轉輸所經塗路

孟阻

通鑑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礮渦口運路皆絕

目集覽甬礮淮泗地名也屬州甬通作涌李泌曰

江淮漕運自淮入汴以甬礮爲咽喉渦口在濠州鍾離縣西九十里渦水受淮揚扶溝縣浪蕩渠東入淮此

由制置於必危之地付授於必躓之才其爲敗傷亦已甚矣近者劉元佐驅攘巨猾底復大梁卽鎮於茲幾將

十載雖不能勤身節用以撫疲氓

唐書劉元佐傳元佐性豪縱輕財好厚賞

故下益用畢力竭誠以揚丕烈然尙號令由己部屬畏威輯

傳及旅振耀聲勢遠邇談矚且爲完軍制持東方猶有

所倚及元佐殂歿朝廷命吳湊代之士寧凶頑輒敢眦

眦

張衡西京賦眦眦薨芥注善曰廣雅曰眦裂也說文曰眦目匡也淮南子曰瞋目裂眦皆在賣切

素

非得眾且甚不才緩之旬時必自離沮隨機制馭指顧

可平陛下念深黎元姑務容養

唐書劉元佐傳元佐死軍中匿喪俟代帝亦爲

隱踰三日乃發喪使至帝問所欲立曰陝虢觀察使吳湊可乎監軍孟介行軍盧瑗以爲便乃拜湊爲節度使至汜水元佐樞將遷士請具體瑗不許眾皆怒陵晨甲而謀起元佐子士寧於喪使坐重榻壘其衣尊爲畱後殺大將曹金岸浚儀令李邁醢之唯瑗介獲免士寧乃出貯財分勞吏士介以聞帝召宰相計議竇參曰汴人挾李納以邀命若不許勢且合不可解遂以士寧爲左金吾衛將軍嗣節度

適使姦徒得計

庸豎作狂但使醜厲之詞豈懷任置之惠運路幾絕生

人重殘殷然垣翰之軍

詩大師維垣大宗維翰注垣牆也翰幹也

鞠爲汙染

之俗追思致患之本豈不失於苟且哉今若又授萬榮

則與士寧何異負力而取誰曰不然邀取而除孰爲非

據苟邀則不順苟允則不誠君臣之間勢必嫌阻

通鑑本注

邀求也非所當求而求之爲苟邀也允從也非所當從而從之爲苟允下以不順求之上以不誠應之其勢必

至於

與其圖之於滋蔓

左傳毋使滋蔓蔓難圖也

不若絕之於萌芽

前漢李尋傳誅放佞人防絕萌芽

忘久遠而樂因循固非英主御天下

長算遠慮之計也且爲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敎事君先

令順長用能弭爭奪之禍絕窺覷之心聖人所以興敬讓而服暴強禮達而分定故也

禮記禮達而分定

假使士寧爲

將慢上虐人萬榮懷奉國之誠稟嫉惡之性棄而違之斯可矣討而逐之亦可矣謀其帥而篡其位則不可焉何者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則無辭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潛滋禍必難救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四方諸侯誰不解體得一夫而喪羣帥其何利之有焉矧茲一夫猶未可保徒亂風教以生人心昨者所逐士寧蓋起於倉

卒諸郡守將固非連謀一城師人亦未協志況又待之
不一撫之不均黨助萬榮其能有幾仍各計度於成敗
之勢迴違於逆順之名安肯捐軀與之同惡今所以未
卽變者皆爲萬榮所誘許其賞給貨財且相服從以候
制旨陛下但於文武羣臣之內選一和惠寬敏素爲軍
旅所愛信者命爲節度仍降優詔慰勞彼軍獎萬榮以
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裒將士以輯睦之義厚賜資裝眾
知保安人且懷惠舍此不務更將何求揆其大情理必
寧息萬榮縱欲跋扈

綱目集覽跋扈猶強梁也顏師古
曰扈竹離也水居者於水未至失

作竹籬候魚之入水退小魚獨畱大跳跋籬尾而出故
言跋尾也詩皇矣無然畔援箋云畔援猶跋尾也疏云
凶橫自恣勢何能爲三軍旣自離心列城又不爲援緣
陵人之貌

其迫逐主將諸道必復憎嫌邇無所親遠無所與不勞
天討必自殲夷陛下何所爲虞而欲受其邀致臣雖屏
怯竊有未安昨因希顏宣旨卻迴已與趙憬等同附口
奏展轉申吐慮多闕遺臣更通夕詳思恐亦無易於此
不勝拳拳愚懇謹復密啟以聞如蒙聖恩察納臣卽與
趙憬等商量應須處置事宜具作條件聞奏倘後事有
愆素左傳不愆於素杜預注云不過素所慮也臣請受敗撓之罪謹奏通鑑上不

從王戍以通王謹爲宣武
節度大使以萬榮爲留後

論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京兆府先奏當管蟲食豌豆全然不收請據數折納大

豆

博雅大豆菽也通鑑音注折
納謂抑民使折估其所無

奉勅宜依度支續奏稱

據時估豌豆每斛七十價已上大豆每斗三十價已下

京兆府所請將大豆替豌豆望令據估計錢數折納則

冀免損官司者求瘼救災國之令典

左傳救災
卹鄰道也

求瘼在

知其所患救災在恤其所無只如螟蛾爲殃

春秋莊十
八年秋有

蛾杜注蛾短弧也陸德明音義本草謂之射工孔疏洪

範五行傳曰蛾如驚三足生於南越陸機毛詩義疏一

名射影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
影卽殺之故曰射影公羊傳蠶之猶言惑也 豌豆全

損檢覆若非虛謬地稅固合免徵直道而行大體斯在
府司折納充數已爲尅下從權度支準估計錢乃是幸
災規利所得無幾其傷實多傷風得財非謂理道且豌豆
豆爲物入用甚微舊例所支唯充畜料準數迴給大豆
諸司誰曰不然計價剩徵義將安在理無所據事不可
從望依前勅處分未審可否

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事狀

度支奏緣當年稅草支用不充諸場和市所得又少所

以每至秋夏常有欠闕請令京兆府折今年秋稅和市
草一千萬束便令人戶送入城輸納每束兼車脚與折
錢二十五文既利貧人兼濟公用希顏奉宣進止宜依
者伏以制事之體所貴有常順人之情尤重改作革而
能當尙恐未孚動且非宜曷由無擾臣等每承睿旨常
以百姓爲憂審知事不可行安敢默而無述每年蓄聚
芻藁所司素有恆規計料稅草不充卽便開場和市旣
優價值復及農收人皆樂輸事不勞擾陛下追想往年
之事豈嘗有緣草不足上關宸慮者乎延齡欲衒己能

頗窳舊制苟收經費之用以資贏羨之功遂使儲備空
虛支計寥落廢圉告闕頻煩聖聰去歲已然今夏尤甚
此乃不遵舊制之過也舊制何害而變之哉臣等謹檢

京兆府應徵地稅草數每年不過三百萬束其中除畱

供諸縣館驛及鎮軍之外

柳宗元館驛使壁記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內尤重自萬年

至於渭南其驛六山堂考索館客舍也古者國野之道
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
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驛者置騎以備迎送也應合入城輸納唯二百三十萬

而已百姓般運已甚艱辛常迫春農僅能得畢今若更
徵一千萬束仍令並送入城卽是一年之間併徵三年

稅草計其所加車脚則又四倍常時物力有窮求取無

藝

左傳驕奢淫泆疏泆謂放恣無藝又布常無藝徵敍無度注無藝無法度也

其爲騷怨理

在不疑甸服且然

禹貢五百里甸服蔡注甸服畿內之地也甸田服事也以皆田賦之事故

謂之甸服

四方安仰假使時當豐稔家悉阜殷有草可輸有

車可載然於途程往復理須淹歷歲時牛廢耕犁人妨播

殖東作旣闕西成曷期况烝黎之間貧富不等收穫之

際豐耗靡均今忽併役車牛雇車傭必騰貴

通鑑音注雇者以錢

若物酬其功庸不徒役其力也

併徵稅草買草價必倍高是使豪富之

徒乘急令以邀其利窮乏之輩因暴斂以毀其家非所

謂均節財物準平賦法之術也臣等又勘度支京兆比
來雇車估價及所載多少大率每一車載一百二束每
一里給傭錢三十五文百束應輸二束充耗今京畿諸
縣去城近者七八十里遠者向二百里設令遠近相補
通以百里爲程則雇車載草百束悉依官司常估猶用
錢三千五百文卽是一束之草唯計般運已當三十有
五文買草本價又更半之而度支曾不計量自我作古
徑以胸臆斟酌限爲二十五文謂之加徵則法度廢隳
謂之和市則名實乖反倘可其奏人何以觀豈如官自

置場要便收市欲少市則平其估以節費欲多市則優其價以招人買賣既和貧富俱便有餘者趨加饒易售之利不足者免轉求貴貨之資比之抑徵固不同等幸有舊制足可遵行何必舍易而卽難棄利而從害臣誠暗滯未見其宜伏望戒勅度支令依舊例和市承前既有恆用以後不得闕供稍峻隄防使知凜慎妄作但不施用歲計必免愆違陛下若以軍廢之中馬畜漸眾度支所營藁芻纔可供給當年或慮水旱不虞別須蓄積爲備今屬歲稔亦是其時但要收斂有方不宜科配致

擾若度支併市延齡必復辭難須有區分使之均濟望
委京兆尹句當別和市草五百萬束以充儲備其所和
市並隨要便官自置場每場貯錢旋付價值時估之外
仍稍優饒交易往來一依市利勿令官吏催遣道路遮
邀但不抑人自當趨利其市草價值並於年支畱府錢
數內以給用不盡者充每市滿十萬束一度聞奏便以
府司郵遞車牛并更雇脚相添轉徙場所般載送付苑
中輸納

雍錄唐太極宮之北有內苑有禁苑太極宮居都城之北內苑又居宮北禁苑又居內苑之北

禁苑廣矣西面全包漢之都城東抵灞水其西南兩面纔出太極宮前與承天門相齊承天門之西排立三門

皆禁苑之門也曰光化曰芳林曰景耀六典曰禁苑在大內宮城之北臨渭水東距澧川西盡都城其周一百二十里如蒙聖恩允許臣卽依此宣行既免擾人又不增費以資儲蓄足禦凶災度支謹守恆規自亦不闕常用臣等商度將爲合宜謹錄奏聞伏聽進止

唐陸宣公翰苑集卷第二十終

唐陸宣公翰苑集卷第二十一

汪肇龍稚川

程瑤田易田

山右張佩芳蓀圃注釋

新安

汪梧鳳在湘

參訂

方矩晞原

涇陽柏森子餘校刊

中書奏議四

請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右兵之所屯食最爲急若無儲蓄是棄封疆自昔敗亂

之由多因餽餉不足臣以任當體國周禮體國經野以爲民極職合

分憂奏減河運腳錢用充軍鎮和糴幸蒙聖恩允許又

屬頻歲順成二年之間沿邊諸軍共計收糴米粟一百

八十餘萬石準元勅各委當道節度及監軍中使度支

知巡院官同句當檢納謹按唐諸道各置知院官胡三省曰知院官掌諸道巡院者也

仍以貯備軍糧爲名非緣城守乏絕及不承別勅處分

並不得輒有費用若能堅守此制有用隨即卻填則是

邊城常貯十五萬人一歲之糧以爲急難之備永無懸

絕足固軍情去歲版築五原唐書地理志鹽州五原郡屬關內道通鑑綱目初鹽

州既陷塞外無復保障吐番常阻絕靈武侵擾鄜坊詔發兵城鹽州又詔涇原山南劍南各發兵深入吐番以分其勢城之二旬而畢命節度使杜彥光戍之由是靈武銀夏河西獲安

大興師旅所司素

無備擬臨事支計缺然齎送悉貸此糧乃得軍行辦集

事過之後准勅合填迨今二年竟不支遣加以諸鎮軍

食例皆闕供及其告急上聞宣旨下迫則又請貸貯粟

以充將士月糧既務廢墮且無愧畏所未匱竭其能幾

何夫栽植至難毀拔至易古人以植楊爲喻韓子夫楊橫樹之卽

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之而一人拔之卽無生楊矣夫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能不爲之歎惜哉况水旱流行固宜有備戎去之易也

狄爲患可不爲虞將欲安邊先宜積穀今當歲稔令益軍儲反罄聚蓄之資用供朝夕之費倘遇災難則如之何惟陛下詳思後圖不貽他日所悔臣之願也疆場之幸也不勝區區慮患之意謹冒昧以聞謹奏

論緣邊守備事宜狀

卽陸贄知政事以河隴陷番

已來西北邊嘗以重兵守備謂之防秋皆河南江淮諸鎮之軍也更番往來疲於戍役贄以中原之兵不習邊事及捍虜戰賊動多敗屛又苦邊將名目太多諸軍統制不一緩急無以應敵乃上疏論其事帝極深嘉納優詔褒美之

右臣歷覽前代史書皆謂鎮撫四夷宰相之任

史記陳丞相世

家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不揆闇劣屢

敢上言誠以備邊禦戎國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備禦之大經兵不理則無可用之師食不足則無可固之地理兵在制置得所足食在斂導有方陛下幸聽愚言先務積穀人無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邊儲數逾百萬諸鎮收糴今已向終分貯軍城用防艱急縱有寇戎之患必無乏絕之憂守此成規以爲永制恆收冗費益贍邊農則更經二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足食之原粗立理兵之術未精敢試籌量庶備採擇伏以戎狄爲患自古

有之其於制禦之方得失之論備存史籍可得而言大

抵尊卽敍者則曰非德無以化要荒曾不知威不立則

德不能馴也

書西戎卽敍孔安國曰言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羌髳之屬皆就次敍班固曰卽敍者

言就而敍之國語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羣昭注要者要結好信而服從之荒者言荒忽無常者也樂武

威者則曰非兵無以服凶獷

音書北狄傳論貽仁義者爲中寓肆凶獷者爲外夷

曾莫知德不修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則曰要結可

以睦鄰好曾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之也

史記劉敬傳高帝罷平城

歸是時冒頓爲單于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

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爲闕氏生子必爲太子代單
于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遣因使辯士風諭
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則外孫爲單于豈嘗聞外
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高帝曰善取家人子名爲長公
主妻單于使劉美長城者則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
敬往結和親約

寇讐曾莫知力不足而人不堪則險之不能恃城之不

能有也

顧炎武曰知錄井田始廢車變爲騎於是寇鈔
易而防守難不得已而有長城之築竹書紀年

梁惠成王二十年齊閔王築防以爲長城泰山記泰山
西有長城緣河徑泰山一千餘里至瑯邪臺入海此齊
之長城也史記秦本紀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
郡竹書紀年惠成王十二年龍賈帥師築長城於西邊
此魏之長城也後漢志河南郡卷有長城經陽武到密
此韓之長城也水經注盛宏之云葉東界有故城始犇
縣東至觀水達泚陽南北數百里號爲方城一謂之長
城此楚之長城也趙世家成侯六年中山築長城又言

肅侯十七年築長城則趙與中山亦有長城矣以此言
之中國多有長城也其在北邊者史記匈奴傳秦宣太
后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
拒胡此秦之長城也魏世家惠王十九年築長城塞固
陽此魏之長城也匈奴傳又言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
煩築長城自代竝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雁門
代郡此趙之長城也燕將秦開襲破東胡東胡卻千餘
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
西遼東郡以拒胡此燕之長城也秦滅六國而始皇帝
使蒙恬將十萬之眾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
四十四縣城臨河通直道因邊山險塹谿谷起臨洮至
遼東萬餘里此秦并天下之後所築之長城也自此以
後則漢武帝元朔二年遣將軍衛青等擊匈奴取河南
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魏明元帝泰常八
年二月築長城於長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
二千餘里太武帝太平眞君七年五月發司幽定冀四
州十萬人築城上塞圍起上谷西至河廣表皆千里北
齊文宣帝天保三年十月起長城自黃墟嶺北至社干

戊四百餘里立三十六戊六年發民一百八十萬築長
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恆州九百餘里八年於長城內築
重城自庫洛拔而東至於塢紇戍凡四百餘里周宣帝
大象元年六月發山東諸州民修長城立亭障西自雁
門東至碣石隋文帝開皇五年使司農少卿崔仲方發
丁三萬於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距黃河西至綏州南至
勃出嶺綿歷七百里六年二月復令崔仲方發丁十五
萬於朔方以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此又後史所載繼
築長城之事也尙薄伐者則曰驅邊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詩
伐西戎又曾莫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邊之不能勝驅之
薄伐儼猶不能去也議邊之要略盡於斯雖互相譏評然各有偏
駁聽一家之說則理例可徵考歷代所行則成敗異效
是由執常理以御其不常之勢徇所見而昧於所遇之

時夫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強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

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夏后以敘戎而聖化

茂古公以避狄而王業興周城朔方而獫狁攘命天子

彼朔方赫赫南仲猷注襄除也秦築臨洮而宗社覆注見前漢武

討匈奴而貽悔屯田渠犁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

年海內虛耗征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以軍降匈奴上

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宏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

輪臺以東捷枝渠犁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

頃以上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就蓄積為本
業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上乃下詔
深陳既往之悔曰迺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
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
朕不忍聞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

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
相車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
太宗征

突厥而致安

漢書音義夏曰獯鬻殷曰鬼方周曰玁狁漢曰匈奴魏曰突厥世居金山工於鐵作

金山狀如兜鍪其俗呼兜鍪為突厥因為國號唐書突厥傳頡利得華士趙德言委信之稍專國又委政諸胡斥遠宗族不用與師歲入邊下不堪苦明年部屬薛延陀自稱可汗以使來詔兵部尚書李靖擊虜馬邑頡利走九侯斤以眾降拔野古僕骨同羅諸部霫奚渠長皆來朝於是詔并州都督李世勣出通漠道李靖出定襄道左武衛大將軍柴紹出金河道靈州大都督任城王道宗出大同道幽州都督衛孝節出恆安道營州都督薛萬淑出暢武道凡六總管師十餘萬皆授靖節度以討之四年正月靖進屯惡陽嶺夜襲頡利驚退牙積口大會康蘇蜜等以隋蕭皇后楊正道降頡利窘走保鐵山兵猶數萬令執失思力來陽為哀言謝罪請內屬帝詔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等持節慰撫靖知儉在虜所虜必安乃襲擊之盡獲其眾頡利得千里馬獨

奔沙鉢羅行軍副總管張寶相禽之
沙鉢羅改蘇尼失以眾降其國遂亡
文景約和親而不

能弭患於當年

史記匈奴列傳老上稽粥單于初立孝文皇帝復遣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

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公主說不欲行漢彊使之中行
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於是說日夜教單于
侯利害處漢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
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叩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
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
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軍長安旁
以備胡寇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
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
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漢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
復言和親事後四歲老上稽粥單于死子軍臣立為單
于既立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行說復事之軍
臣單于立四歲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
騎所殺略甚眾孝景帝立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
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

宣元宏撫納而足以保寧於累葉

前漢匈奴傳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

為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從其計引眾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到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於利受入侍是歲甘露元年也明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朝三年正月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二千騎為陳道上單于正月朝天子於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漢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雜鹿塞又轉邊穀米糶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是歲郵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元帝即位郵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怨漢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郵支殺吉漢不知吉音問呼韓邪單于使來漢輒簿責之甚急明年漢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韓邪單于侍子求問吉等因赦其罪勿令自疑其後都護甘延

壽與副陳湯發兵卽康居誅斬郅支呼韓邪單于且喜
且懼上書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
單于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牆
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
煌傳之無窮蓋以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之強弱異時事機

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便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
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一夫以
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受制拒之則
阻其嚮化滅之則類於殺降鷓冠子行在則禁反正則
舍是故王者不殺降人

安得不存而撫之卽而序之也又如中國強盛夷狄衰
微而尙棄信忤盟蔑恩肆毒諭之不變責之不懲安得

不取亂推亡息人固境也

書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其有

遇中國喪亂之弊當夷狄強盛之時圖之則彼釁未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詞降禮約好通和啗之以利以引其歡心結之以親以紓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御戎之善經蓋時事亦有不得已而然也倘或夷夏之勢強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勢不足以出攻安得不設險以固軍

易象上傳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雖非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有不得已而然也故

夏之卽敘周之於攘太宗之翦亂皆乘其時而善用其

勢者也古公之避狄文景之和親神堯之降禮

通典高祖三年

薛舉猶據隴右遣其將宗羅侯攻陷平涼郡北與頡利結連高祖遣光祿卿宇文歆齎金帛以賂頡利歆說之令與薛舉絕初隋五原太守張長遜因亂以其所部五城隸于突厥歆又說頡利遣長遜入朝以五原地歸於我頡利並從之因發突厥兵及長遜之眾並會於太宗軍所頡利承父兄之資兵爲強盛有憑陵中夏之志高祖以中原初定未遑外略每優容之賜與不可勝計頡利言辭悖傲求請無厭皆順其時而不

失其稱者也秦皇之長城漢武之窮討皆知其事而不

度其時者也向若遇孔熾之勢行卽序之方則見侮而

不從矣乘可取之資懷畏避之志則失機而養寇矣有

攘卻之力用和親之謀則示弱而勞費矣當降屈之時
務翦伐之略則召禍而危殆矣故曰知其事而不度其
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是無必定之規亦無
長勝之法得失著效不其然歟至於察安危之大情計
成敗之大數百代之不變易者蓋有之矣其要在於失
人肆慾則必歷任人從眾則必全此乃古今所同而物
理之所壹也國家自祿山搆亂肅宗中興徹邊備以靖
中邦借外威以寧內難通鑑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
地連西域皆置都護府開元中
置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北廷諸節度使以統之歲發山
東丁壯爲戍卒緡帛爲軍資開屯田供糗糧設監牧蓄

牛馬軍城戍邏萬里相望及安祿山反兵精銳者皆徵
發入授謂之行營留兵單弱數年之間胡虜競蠶食自
鳳翔以西邠州以於是吐蕃乘釁吞噬無厭回紇矜功
北皆爲左袵矣

憑陵亦甚

通鑑肅宗至德二載廣平王俶入東京回紇
縱兵大掠父老盡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

紇乃止寶應元年上遣中使劉清潭使於回紇修舊好
且徵兵討史朝義制以雍王适爲天下兵馬元帥以葉
子昂魏琚爲左右廂兵馬使韋少華李進爲行軍司馬
會諸道節度及回紇於陝州适至陝州回紇屯河北适
與僚屬往見之可汗責适不拜舞葉子昂對以禮不當
然回紇將軍鼻曰唐天子與可汗約爲兄弟可汗于雍
王叔父也何得不拜舞引子昂等各鞭一百遣适歸營
琚少華遂死代宗大厯七年回紇使者擅出鴻臚寺採
入子女所司禁之毆擊所司以三百騎犯金光朱雀門
上遣中使諭之乃止其後屢出殺人上皆不問十三年
回紇入寇太原留後鮑防道戰敗回紇縱兵大掠代州
都督歸光晟擊破之于羊武谷乃引去上亦不問待之

如中國不遑振旅書班師振旅詩伐四十餘年使傷耗

遺眊竭力蠶織西輸賄幣北償馬資通鑑同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每

一馬易四十縑動呈數萬匹尚不足塞其煩言滿其驕

志復又遠徵士馬列戍疆陲猶不能遏其奔衝止其侵

侮小入則驅略黎庶深入則震驚邦畿時有議安邊之

策者多務於所難而忽於所易勉於所短而略於所長

遂使所易所長者行之而其要不精所難所短者圖之

而其功靡就憂患未弭職斯之由夫制敵行師必量事

勢勢有難易事有後先力大而敵脆管子無委致圍城脆致衝注脆不堅

也則先其所難是謂奪人之心暫勞而永逸者也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是謂固國之本觀釁而後動者也頃屬多故人勞未瘳而欲廣發師徒深踐寇境復其侵地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倘或撓敗適所以啟戎心而挫國威以此爲安邊之謀可謂不量事勢而務於所難矣天之授者有分事無全功地之產者有物宜無兼利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長者不可踰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校其所長必殆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安强者乃以水草爲邑居以射獵

供飲茹多馬而尤便馳突輕生而不恥敗亡

史記匈奴傳匈奴其

先祖居於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

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兒能騎羊引弓射

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爲食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

獸爲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

弓矢短兵則刀鋌利則

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此戎狄之所長也戎狄之所長

乃中國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角力爭驅

禮記孟冬之月天子乃命

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交鋒原野之間決命尋常之內

周禮冬官鄭注八尺

曰尋倍尋曰常禽經云雉上無尋鸚上無常雉上有丈

鸚上有赤上言飛而上也雉之上不能尋鸚之上不能

常鸚雉子也倍尋曰常雉上能丈故計丈曰雉

左傳都城百雉是也鸚之上能赤赤古與尺通以此爲

禦寇之術可謂勉所短而校其所長矣務所難勉所短

勞費百倍終於無成雖果成之不挫則廢豈不以越天
授而違地產虧時勢以反物宜者哉將欲去危就安息
費從省在乎慎守所易精用所長而已若乃擇將吏以
撫寧眾庶修紀律以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柔
遠禁侵掠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
和則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爲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
當今之所易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
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修封

疆守要害塹蹊隧

綱目集覽隧者依深險處開通行道也

壘軍營謹禁防

明斥堠

前漢李廣傳廣行無部曲行陳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然亦遠斥堠未嘗遇

害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鬪

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謀其去以邀其

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悞之

左傳亟肄以罷之多方以悞之注聲東擊西使之迷

悞使其勇無所加眾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

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弊不戰

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我之所長乃戎敵之所

短我之所易乃戎狄之所難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

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就捨此不務而反爲

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鑄授寇者也

曲禮進戈者前其鋒注銳底曰鑄揚

子秦阿倒持授楚以柄

今則皆務之矣然猶封守未固寇戎未懲

者其病在於謀無定用眾無適從所任不必才才者不

必任所聞不必實實者不必聞所信不必誠誠者不必

信所行不必當當者不必行故令措置乖方課責虧度

財匱於兵眾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通鑑

本注自措置以下所謂六失也臣請爲陛下粗陳六者之失惟明主慎

聽而熟察之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其

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復異用之於救急則權

以紆難用之於暫敵則緩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
常制謀有奇詭而不徇眾情進退死生唯將所命此所
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資可久勢異從權非
物理所愜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焉則勸
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
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

謹按唐有鎮兵
卽鎮守之兵也

夫欲備封疆禦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
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
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

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爲用弛禁防而眾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強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爲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爲羽衛之儀而無益於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

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與豺狼爲鄰伍以戰鬪

爲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規

前漢賈誼傳斥候望烽燧不得

臥將吏被甲胄而睡注師古曰晝則燔燧夜則舉烽唐

六典烽候所置大率三十里若有山岡隔絕須逐便安

置得相望見不必要限三十里其逼邊境者築城而置

之每烽置帥副各一人其放烽有一炬兩炬三炬四炬

隨賊多少爲差

曰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地惡人勤於斯

爲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覩焉長而安焉不

見樂土而不遷焉則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

地百物阜殷從軍之徒尤被優養

通鑑音注時吐蕃連和

北諸鎮連兵拒命關東騷

然故抽兵以戍關東也憤於溫飽狎於歡康比諸邊

隅若異天壤聞絕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

嵇康詩臨文情辛酸

聆強蕃勁虜之名則懾駭奪氣而乃使之去親族捨園

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將翼爲用不亦疎乎矧又

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資奉若驕子

史記汲黯傳渾邪率數萬之眾

來降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

姑息如倩人

陳琳爲曹洪與魏文帝書怪乃輕其家邱謂爲倩人

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加以嚴憲其來也咸負德色

前漢賈誼傳借父糧鉏慮有德色

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張頤待

飼僥倖者猶患還期之餘緩恆念戎醜之充斥

左傳寇盜充斥

注充滿斥見言其多

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濱

通鑑音注布路

分路也。情志且爾得之奚爲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

之眾臨難則投棄城鎮以搖遠近之心其弊豈惟無益

哉固亦將有所撓也復有抵犯刑禁謫徙軍城唐書刑志

宗十四年詔流罪無遠近皆徙邊要州後犯者寢少十
六年又徙死罪以實西州流者戍之以罪輕重爲更限

意欲增戶實邊兼令展效自贖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

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適足煩於防衛諒無望於

功庸雖前代時或行之前漢武帝時發天下七科謫出朔方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

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
市籍七後漢書明帝詔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

等勿笞屯朔方五原之邊縣大學衍義補此秦漢以來謫有罪戍邊之始固非良算之可遵

者也復有擁旄之帥身不臨邊但分偏師俾守疆場

左傳

疆場之事注場音亦穀梁傳隱元年聘弓鏃矢不出竟場疏謂之竟場者竟是疆界之名至此易主故謂之疆

也大抵軍中壯銳元戎例選自隨委其疲羸乃配諸鎮

節將既居內地精兵祇備紀綱

左傳秦伯送衛于晉遂三千人實紀綱之僕

令守要禦衝恆在寡弱之卒寇戎每至力勢不支入壘

者纔足閉關在野者悉遭劫執恣其芟蹂盡其搜毆比

及都府聞知

通典武德七年改大總管府為大都督府總管府為都督府

虜已剋獲

旋返且安邊之本所切在兵理兵若斯可謂措置乖方

矣

通鑑本注此一失也

夫賞以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懋有庸懲以

威不恪故賞罰之於馭眾也猶繩墨之於曲直

於重輕輓軌之所以行車銜勒之所以服馬也

說文銜馬勒口

中從金從行銜行馬者也徐曰馬銜所以制之行也一說馬轡也有銜曰勒無銜曰羈

馭眾而不

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

姦妄寵榮而忠實擯抑夫如是聰明可銜律度無章則

用與不用其弊一也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

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

畫其爾典常作之師

又不能施之

於將務相遵養

通鑑本注遵率也言相率以養惡也周頌酌之詩曰遵養時晦毛氏注云遵率

養取晦昧也鄭氏箋云養是暗昧之君以老其惡

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

無功者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

而不彰

宋書王僧達傳猶欲隱忍法爲情屈

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

乃至於斯故使忘身效節者獲誚於等夷率眾先登者

左傳

穎考叔取鄭伯之旗螯

取怨於士卒僨軍蹙國者

孤以先登

注率先鄭兵也

也蹙國猶言亡國也

綱目集覽僨音奮張晏曰僨僵也謂軍不嚴整若僵仆也蹙國猶言亡國也

注責讀爲債債猶覆敗也亡國亡君之國者也僨又通作奔詩行葦篇注奔君之將奔音奮覆敗也

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爲智能褻貶既闕而不行稱

毀復紛然相亂人雖欲善誰爲言之况又公忠者直己

而不求於人反罹困阨敗橈者行私而苟媚於眾例獲

優崇

綱目集覽撓擾也亂也

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也

又有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效靡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爲詞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爲解既相執證理合辨明朝廷每爲含糊未嘗窮究曲直措理者含聲而靡訴誣善者罔上而不慚馭將若斯可謂課責虧度矣

通鑑

本注此二失也

課責虧度措置乖方將不得竭其才卒不得盡

其力屯集雖眾戰陣莫前虜每越境橫行若涉無人之地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唯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

億之弊

通鑑本注重直用翻毛居正曰供餼餼有儲待之意供億猶供餼也億度也料度其所須之物

隨多少而供之

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

之資兼有司推鹽稅酒之利總其所入半以事邊制用

若斯可謂財匱於兵眾矣

通鑑本注此三失也

今四夷之最強盛

爲中國之甚患者莫大於吐蕃舉國勝兵之徒

通鑑本注勝兵

謂人之才力堪

執兵以戰者也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其於內虞外

備亦與中國不殊所能寇邊數則蓋寡且又器非犀利

前漢馮奉世傳反虜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

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

魏志鄧艾傳上下

甲不堅完識迷韜鈴藝乏趨敏

顏延之賦

捷趨夫之敏

手注趨健也動則中國懼其眾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

其強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

荀子

之節制不可以

敵湯武之仁義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一則

桓文

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貳號令不貳則進退可
齊進退可齊則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則機會靡愆機會
靡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眾以弱爲強變化翕闢
在於反掌之內是猶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
則何敵之有夫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
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則號令

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

廢爲庭眾散爲弱逗撓離析兆乎戰陣之前是猶一國

三公

左傳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十羊九牧

唐書魏元忠傳今州牧縣宰割剝自私人不聊生而

更員外置官古謂十羊九牧羊旣不得食人亦不得息

欲令齊肅其可得乎開元

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

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

文獻通考天寶初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

邊河西節度斷隔吐蕃突厥統赤水大斗建康寧寇玉門墨離豆盧新泉八軍張掖交城白亭三守捉屯涼肅瓜沙會五州之境治涼州兵七萬三千人朔方節度捍禦突厥統經略豐安定遠三軍三受降城安北單于二都護府屯靈夏豐三州之境治靈州兵六萬四千七百

人隴右節度備禦吐蕃統臨洮河源白水安振威戎漢

門寧塞積石鎮西十軍綬和合川平夷三守捉屯鄯廓
洮河之境治鄯州兵七萬五千人又節度使有以親王
遙領者如開元十五年以慶王潭爲涼州都督兼河西
節度大使忠王俊爲單于大都護朔方節度大使之類
是也有以宰相遙領者如兵部尙書河西節度副大使
知節度事蕭嵩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節度如故又李
林甫遙領隴右節度楊國忠遙領劍南節度是也

中興以來未遑外討僑隸四

鎮於安定

通鑑代宗大曆三年十二月元載以吐蕃連歲入寇馬璘以四鎮兵屯邠寧力不能拒而

郭子儀以朔方重兵鎮河中深居腹中無事之地乃與
子儀及諸將議徙璘鎮涇州而使子儀以朔方兵鎮邠
州曰若以邊土荒殘軍費不給則以內地租稅金帛助
之諸將皆以爲然徙璘爲涇原節度使唐書地理志涇
州本安定郡權附隴右於扶風唐書地理志鳳翔府扶
屬關內道

代宗廣德中

羣盜徧南山五谷閒詔抱玉討平卽詔抱

玉權鳳翔隴右節度大曆二年加山南西道副元帥兼

節度使屯盤屋盤屋屬鳳翔府方鎮表初隴右節度兵

人屯秦州尋屯岐州及吐蕃陷隴右德宗置行秦州以

刺史兼隴右經略使治普潤以鳳翔所當西北兩蕃亦

節度使領隴右支度營田觀察使

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通鑑本注言西北兩蕃者以別奚契丹兩

蕃若開元天寶以來西則吐蕃北則突厥

中興以來所謂兩蕃西則吐蕃北則回紇關東戍卒至

則屬焉雖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尙存典制自頃逆泚

誘涇原之眾叛懷光汧朔方之軍割裂誅鋤所餘無幾

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通鑑大曆十四年郭子儀

以司徒中書令領河中尹靈州大都督單于鎮北大都

護關內河東副元帥朔方節度關內支度鹽池六城水

運大使押蕃部及營田及河陽道觀察等使權任既重

功名復大性寬大政令頽不肅代宗欲分其權而難之

久不決甲申詔尊子儀爲尙父加太尉兼中書令所領
副元帥諸使悉罷之以其裨將河東朔方都虞侯李懷
光爲河中尹邠寧慶晉絳慈隰節度使以朔方畱後兼
靈州長史常謙光爲靈州大都督西受降城定遠天德
鹽夏豐等軍州節度使振武軍使渾瑊爲單于大都護
東中二受降城振武鎮北綏銀麟勝等軍州節度使分
領其其餘鎮軍數且四十

(唐書兵志)河東道朔方經略
豐安定遠新昌天柱宥州經

略橫塞天德天安軍九三受降豐寧保寧烏延等六城
新泉守捉一關內道赤水大斗白亭豆盧墨離建康寧
寇玉門伊吾天山軍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

通鑑

音注唐中人出監方鎮軍品秩
高者監軍使其下者爲監軍監人得抗衡莫相稟屬

通鑑

本注史炤曰衡車上橫木抗衡謂兩相抗拒有若車衡
相抗也余謂衡所揆平首尾有所偏重則衡爲低昂商
輕重者所必爭也抗衡者言無所低昂
而平視之也又稟稟令也稟必錦翻每俟邊書告急

方令計會用兵既無軍法下臨唯以客禮相待是乃從
容拯溺揖讓救焚冀無阡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爲
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
勢弱氣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

通鑑本注
此四失也理

戎之要最在均齊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之
異是將所以同其志而盡其力也如或誘其志意勉其
藝能則當閱其材程其勇校其勞逸度其安危明申練
覈優劣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
心雖有厚薄之殊而無缺望之釁蓋所謂日省月試儻

廩稱事如權量之無情於物萬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其平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頒厚踰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形隔絕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爲媚詞因請遙隸神

策

通鑑貞元四年夏四月更命殿前左右射生曰神威軍與左右羽林龍武神武神策號曰十軍神策尤甚

多在京西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稟賜之饒

綱目集覽稟賜

散屯畿甸稟力錦反與廩同歐陽氏曰古者給

遂有三倍之益

唐書

人以食取之倉廩故因稱稟給稟賜

兵志時邊兵衣饜多不贍而成卒屯防藥茗蔬醬之給

最厚諸將務為詭辭請遙隸神策軍稟賜遂贏舊三倍

繇是塞上往往稱神策行營皆

內統於中人其軍乃至十五萬

此則儔類所以忿恨忠

良所以憂嗟疲人所以流亡經費所以褊置夫事業未

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不能甘也况乎矯佞行而稟賜厚

績藝劣而衣食優苟未忘懷孰能無愠不為戎首則已

可嘉

禮記無為戎首注為兵主來攻伐曰戎首

而欲使其協力同心以攘寇

難雖有韓白孫吳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焉養士若斯可

謂怨生於不均矣

通鑑本注此五失也

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

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

否自陳規模須某色甲兵藉某人參佐要若干士馬用

若干資糧某處置營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於

是觀其計謀校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

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略可

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閒也夫如是則疑者

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才端拱於委任既委其事既

足其求然後可以覈其否臧

易師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任職事順成爲臧逆爲

否否音鄙行其賞罰受其賞者不以爲濫當其罰者無得而

辭付授之柄既專苟且之心自息

左傳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注貳不壹偷

苟且疏政出多門則其情不一情既不一則各懷苟且

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

推轂而命之曰自闔以外將軍裁之

史記馮唐傳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

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者寡人制之闔以外者將軍制之注韋昭曰此郭門之闔也門中櫛曰闔正義曰闔音

苦本反謂門限也前漢書作闔

又賜鈇鉞示令專斷

綱目集覽鈇與斧通鈇大斧也諸侯

有大功則賜鈇鉞得專斷也

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將在軍君

命有所不受

俱見司馬法

誠謂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

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克敵成功者也自頃邊

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遂令分圖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則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於承順無違則如斯可矣若有意乎平凶靖難則不可也夫兩強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閒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疎矣况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

突迅如風颭

爾雅扶搖謂之猋郭璞注暴風從下上旋風也月令猋風暴雨注回風爲猋本又作

飄驛書上聞

通鑑本注驛傳遞馬

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

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逗留之閒寇已奔逼託

於救援未至各且閉壘自全牧馬屯牛鞠爲椎剽

綱目集覽

椎剽索隱曰椎殺人而剽掠

嗇夫樵婦罄作俘囚雖詔諸鎮發兵唯

以虛聲應援互相瞻顧莫敢遮邀賊旣縱掠退歸此乃

陳功告捷

通鑑音注魏晉以來每戰勝則書捷狀建之漆竿使天下皆知之謂之露布

其敗

喪則減百而爲一其摺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旣幸於
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由己不究事情

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遙制矣

通鑑本注此六失也

理兵而措置

乖方馭將而賞罰虧度制用而財匱建軍而力分養士

而怨生用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場之蝨賊

詩去其螟螣及其蝨賊爾

雅食苗心螟食葉

蝨食節賊食根蝨

軍旅之膏肓也

左傳成十年晉侯求

醫於秦秦伯使醫緩

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

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

也在肓之上膏之下

蝨賊不除而但滋之以糞漑膏肓

不療而苟啗之以滑甘

周禮天官食醬調以滑甘疏木

鹹屬冬中央土味甘屬季夏於五行土為尊五味甘為上故甘總調四味滑者通利往來亦所以調和四味故

云調以滑甘

適足以養其害速其災欲求稼穡豐登膚革充

美

禮運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

固不可得也臣愚謂宜罷諸道將

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其一分委本道

節度使募少壯願往邊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則本道但

供衣糧

通典開元二十一年於邊境置節度經略使式邊四夷大凡鎮兵四十九萬人戎馬八萬餘匹

每歲經費衣賜則千二十萬正段軍食則百九十萬石大凡千二百十萬委關內河東諸軍

州募蕃漢子弟願傅邊軍者以給焉又一分亦令本道

但出衣糧加給應募之人以資新徙之業又令度支散

於諸道和市耕牛雇召工人就諸軍城繕造器具募人

至者每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令充備

初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糧并賜種子勸之播殖待經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糧官爲收糴各酬倍價務獎營田既息踐更徵發之煩且無幸災苟免之弊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兵不得不強食不得不足與夫倏來忽往豈可同等而論哉臣又謂宜擇文武能臣一人爲隴右元帥應涇隴鳳翔長武城山南西道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朔方元帥應鄜坊邠寧靈夏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河東元帥河東振武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三帥

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爲理所見置節度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唯元帥得置統軍餘並停罷其三帥部內太原鳳翔等府及諸郡戶口稍多者慎揀良吏以爲尹守外奉師律內課農桑俾爲軍糧以壯戎府理兵之宜旣得選帥之道旣明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眾宏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而又慎守中國之所長謹行當今之所易則八利可致

謹按八利卽指上理兵八句

六失可除如是而戎

狄不威懷疆場不寧謐者未之有也諸侯軌道

前漢禮樂志文

帝時賈誼以爲漢興二十餘年宜定制度興禮樂然後
諸侯軌道獄訟衰息注師古曰軌道言遵道猶車行之
依軌也庶類服從如是而教令不行天下不理者亦未之
有也以陛下之英聖人心之思安四方之小休兩寇之
方靜加以頻年豐稔所在積糧此皆天贊國家可以立
制垂統之時也時不久居事不常兼已過而追雖悔無
及明主當不以言爲罪不以人廢言罄陳狂愚惟所省
擇謹奏

唐陸宣公翰苑集卷第二十一終